

张邦伸《全蜀诗汇》与清代 地方诗歌总集编纂

王 虎

【摘 要】张邦伸是乾嘉年间四川著名的乡贤代表,其晚年热衷于对乡邦文献的整理,他编纂的《全蜀诗汇》是清代四川全省第一部清诗总集,对清代四川后续诗歌总集如《蜀雅》《国朝全蜀诗钞》等的编纂有着重要的垂鉴价值与示范效应。虽然《全蜀诗汇》今天仅存残卷,但可以在张邦伸编纂的另外一部诗歌总集《沱南诗钞》的研究基础上,对《全蜀诗汇》的编撰体例、诗歌评点和文献价值等方面进行管窥,还原其本来面貌,以期推动清代四川诗歌总集的研究。

【关键词】张邦伸;清诗总集;《全蜀诗汇》;《沱南诗钞》

【作者简介】王虎(1986-),男,四川绵阳人,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四川 成都 610066)。

【原文出处】《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1.107~118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中心项目“清代蜀道诗歌研究”(BSZD19-04)。

地方诗歌总集是指某一固定区域诗人诗作的总集,清代是地方诗歌总集编纂的鼎盛时期。有学者指出:“清人所编地域诗歌总集在总体数量、涵盖地域、层级分布、卷帙规模等诸多方面均取得了远超前人的成就,可谓当时一种颇为引人瞩目的文学、文化现象。”^[1]朱则杰先生亦言:“在所有清诗总集中,地方类数量最多,所涉作家作品也最为广泛,因此客观上成为一个主体。”^[2]近年来,清代地方诗歌总集研究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一大批研究成果相继问世与出版。如夏勇《清代地域诗歌总集编纂流变述略》对清代各个时期的地方诗歌总集编纂特点与艺术风格进行了考论^[3]。史哲文《论清代皖人宗族诗歌总集传统与文学世家建构》从清代安徽名门硕族刊刻本族诗歌总集的角度探讨了地方文学世家与传统的构建^[4],并著有博士论文《安徽清诗总集研究》^[5]。王文荣《清代苏南地方诗总集论略》对清代江苏南部地方诗歌总集编纂的面貌、成因以及价值影响等方面进行了论述^[6]。陈凯玲《论广东省清诗总集的基本类型与文化价值》《广东清诗总集综论——以存世13种省域

总集为线索》《清代中叶广东诗歌总集的姊妹篇——〈岭南群雅〉与〈岭南四家诗钞〉》《广东省域清诗总集的开山之作——屈大均〈广东文选〉成书背景论略》等文探讨了清代广东地方诗歌总集的体例、价值以及文学史意义^[6-9]。随着学术研究的推进,目前也开始有学者将目光聚焦于清代云贵川等西南地区的诗歌总集上,吴肇莉博士论文《云南诗歌总集研究》^[10]、李美芳博士论文《贵州诗歌总集研究》^[11],对云南、贵州诗歌总集的历史源流、编纂情况和时代影响等方面进行了考论,李美芳还撰有《论明清云贵川地方诗歌总集的外发、自生与共生现象》^[12]一文,从地缘的角度探讨了云贵川等地诗歌总集编纂和彼此影响。李文泽等人的《山川毓秀文章荟萃——历代巴蜀作家文学总集编纂评述》^[13]讨论了自唐、五代至宋、明时代的巴蜀文学总集编纂的概况,简要评述其中各部总集的体例、特色及其在中国传统文学发展史上的影响和地位,但并未涉及清代四川的地方诗歌总集。

清代诗歌张邦伸《全蜀诗汇》是四川全省第一部

清诗总集^①，对保存四川清代诗歌有着重要价值，并对后世四川地方诗歌总集的编纂起到了垂鉴作用，有着重要的示范效应。但由于今日《全蜀诗汇》仅存残卷，故而学界目前对张邦伸及此书的研究较为薄弱。方静的《张邦伸〈锦里新编〉初探》^[14]一文对张邦伸的生平事迹及科第仕宦情况进行了梳理，并分析考察了《锦里新编》的编撰体例、内容价值。张冬冬的《论〈汜南诗钞〉的编刊及其影响》^[15]对《汜南诗钞》的成书过程、版本情况和体例价值进行了探讨，并简要介绍了《全蜀诗汇》。而对《全蜀诗汇》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较为欠缺，故本文拟从《全蜀诗汇》的编纂和体例，以及其对四川后世诗歌总集的影响三方面入手对该书进行考述，以推动对清代四川诗歌总集的研究。

一、张邦伸及《全蜀诗汇》的编纂与成书

张邦伸，字石臣，号云谷，四川汉州人，据其自著《云谷年谱》记载，他于乾隆二年(1737)三月初八出生于汉州后营(今广汉新平镇)，卒于嘉庆八年(1803)十一月二十五日，享年六十有七^[16]。张邦伸是清代乾嘉年间蜀地有名的才子，与李调元、何明礼、张翥、姜锡嘏、孟邵等被誉为“锦江六杰”。乾隆三十一年(1766)，张邦伸授河南光州州判，历任固始、襄城、辉县等县令，在仕宦期间轻徭薄赋，革除陋规，重文兴教，以清廉勤勉自任，政声卓著，在固始县时编有《固始县志》，在襄城任职时编有襄城地方诗歌总集《汜南诗钞》。

乾隆四十六年(1781)，张邦伸因其母亡而辞官归蜀，其回乡之后潜心著书二十余年，热衷于对乡邦文献的整理，据嘉庆《汉州志·典籍志》记载，张邦伸著述丰硕，“《西园唱和集》一卷，《热河纪行草》一卷，《云谷诗钞》八卷，《云谷文钞》四卷，《汜南诗钞》四卷，《庆诞录》一卷，《唐诗正音》十卷，《明诗七律选》二卷，《全蜀诗汇》十二卷，《光郡通志》六十八卷，《固始县志》二十六卷，《云栈纪程》八卷，《锦里新编》十六卷，《绳乡纪略》十二卷，《排律韵荟》四卷，《地理正宗》八卷”^[17]^[400]。

《全蜀诗汇》是张邦伸选辑的清初到乾隆乙卯(1759)的蜀人诗歌总集，成书于乾隆四十二年秋(1777)，是四川全省第一部清诗总集，今仅存上海图

书馆所藏残卷，为正楷手抄稿本，每页9行，每行20字，小字双行，共收录清顺治至康熙年间四川诗人59家，诗220首，卷末有张邦伸长子张怀洵所作之跋，云：

先君子辑有《全蜀诗汇》，自国初及乾隆己卯以前蜀先辈诗，搜罗甚富，计十六卷。刻于固陵，板毁于火，只存一部为渔璜弟携入都门，拟稍有余资为重刻计。此其最初原本也，存之家塾，子弟其谨藏之。怀洵谨识，道光十二年四月朔。^[18]

据张怀洵跋中所言，《全蜀诗汇》为十六卷，刊刻于张邦伸于固始(张怀洵误作“固陵”)任上，收录清初自乾隆乙卯四川诗人诗歌。此集书版后毁于火灾，唯一留存的一部为张邦伸之子、张怀洵之弟张怀渭(即引文中渔璜)带入北京。然考张邦伸自著的《云谷年谱》中“乾隆四十二年”条云：“(是岁)秋选辑《全蜀诗汇》十二卷”^[16]，而及钱棻所作之《张云谷太翁传》^[16]和李元所作之《皇清诰授文林郎知河南固始县事云谷张公墓志铭》^[16]，也均言张邦伸著有“《全蜀诗汇》十二卷”。此外，嘉庆《汉州志·典籍志》^[17]、嘉庆《四川通志·经籍志》^[19]^[5447]等史志目录均录张邦伸著“《全蜀诗汇》十二卷”。年谱为张邦伸自撰，具有极高的可信度，再结合其余两人为之所作的家传与墓志铭，以及嘉庆《汉州志·典籍志》和《四川通志·经籍志》的著录，可以断定《全蜀诗汇》的刻本应当为十二卷，而张怀洵所言十六卷应当为稿本。

《中国古籍善本总目》著录“《全蜀诗汇》十六卷，清□□辑，稿本，上海”^[20]^[3109]，便是张怀洵所书的跋语。但从现存残卷的内容来看，稿本带有明显资料汇编的性质，应当为张邦伸编辑《全蜀诗汇》时亲自主抄的稿本，原因如下：

一是在后世四川史志文献征引《全蜀诗汇》的内容中，有大量张邦伸关于诗人诗歌的评点(具体详后)，而现存稿本残卷中并没有张邦伸的评点内容。据张怀洵所言，《全蜀诗汇》曾有过刻本，如果是过录本则应根据刻本抄录，不应该遗漏张邦伸的评点内容。二是张怀洵为张邦伸长子，据《云谷年谱》“乾隆三十八年癸巳”条云“三月初五子怀洵生”^[16]，而《全蜀诗汇》成书于乾隆四十二年，《全蜀诗汇》成书之时张怀洵只有四岁，不可能完成抄录工作，而张邦伸其余诸子则更无可能，只可能是张邦伸本人亲自

抄录的。三是张怀洵在跋中言“此其最初原本也”，明确指明此本是张邦伸编辑《全蜀诗汇》的稿本，而现存残卷的内容并不完善，且有修改涂抹的痕迹，比较符合初编稿本的特征。如其所收李蕃诗，曰：“揽辔提戈坐锦鞞，长途无复看花钿。若教有梦眉重画，火伴先惊十二年。”此诗《蜀雅》题名为《杜牧〈木兰〉有“梦里曾经画蛾眉”之句，时人以为佳句，余谓李陵军中有女子气则战不力，木兰有画蛾眉梦，乌能十二年乎？非木兰本色矣，因为之咏》，而稿本却题名为《因为之咏》，又如将李奕拓的《入夔》误作《人夔》等等，诸如此类的讹误应当是张邦伸在收集诗歌资料时，由于时间仓促并未细加审阅所致。

因此可以推定，上海图书馆所藏的《全蜀诗汇》残卷即为张邦伸编纂时亲自抄录的稿本，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此后他在刊刻《全蜀诗汇》时或是出于对诗歌质量的考量，或是出于对违碍文字的忌讳，应当对最初的稿本进行了细致的校订和删汰，因此最初的稿本较刻本卷帙才多出四卷。

此外，张邦伸在锦江书院求学期间的业师高辰，可能也参与了《全蜀诗汇》的审定工作。高辰字元石或作景衡，号白云，四川金堂人，乾隆十六年(1751)进士，庶吉士，后官至凤阳府同知。乾隆二十一年(1756)辞官回乡即被聘为成都锦江书院山长，乾隆二十六年(1761)辞任，其任锦江书院山长虽仅有五年时间，然在其山长任内，锦江书院成绩斐然，张邦伸在其《锦里新编》云：

高辰，字元石，一字景衡，号白云……壬申散馆归班回籍，受当道聘掌教锦江书院，造士人最盛，如李郎中淑芳、张太史翥、姜礼部锡嘏、李观察调元、王进士孙晋皆其门下士也。^{[22]180}

乾隆二十四年(1759)何明礼、张翥、姜锡嘏、孟邵、张邦伸、李调元六人同科中举，时人誉为“锦江六杰”。张邦伸在其《云谷年谱》中也记录此事，云：“二十四年，乙卯，二十三岁，科试一等第一……白云师宴两主考于城南少陵草堂，命同年何希颜明礼、李雨村调元、张鹤林翥、姜尔常锡嘏，与余同入宴诸公。有诗属余五人和焉，盖是科初改表判为试贴，以五人诗入选，故有是命。”^[16]可见张邦伸确乃高辰的得意门生。而《全蜀诗汇》中所收的诗歌亦有从高辰处抄

录而得，如周泗《黄鹤楼》一诗下有所作之注云：“洵诗从高白云先生案头采得，颇有奇气。”^[18]据嘉庆《金堂县志》卷五记载：“高辰，大成子……著有《困勉斋晚成录》《树耕堂诗草》《白云山房古文》《律赋骈体》《日记》《诗话》，选集《全蜀诗汇》。^{[23]190}张邦伸应在编纂好《全蜀诗汇》之后，曾请业师高辰审阅校订，并在刊刻时题有高辰名讳，故而嘉庆《金堂县志》的撰者才会未加详辨，将高辰误记为《全蜀诗汇》的选辑者。

二、从《汜南诗钞》看《全蜀诗汇》体例

虽然《全蜀诗钞》一书今为残卷，原书序跋和凡例均已亡佚，但张邦伸在河南襄城任职时编有《汜南诗钞》，收录清初至乾隆元年(1736)襄城本地72家诗人的889首诗歌。乾隆四十二年张邦伸在河南固始县任上辑选《全蜀诗汇》，此时距离其编选《汜南诗钞》不过数年而已，两者均为地方类诗歌总集，只是《全蜀诗汇》所涉地域更广，卷帙更多，可以推知《全蜀诗汇》的编纂体例与《汜南诗钞》应相差无几，可以藉由《汜南诗钞》一窥《全蜀诗汇》的编纂体例。

(一)以人系诗

清代以前的巴蜀文学总集常见的编排方式主要是分体编排，即依照作品的文体分列成不同门类进行选录，如《成都文类》《全蜀艺文志》等有名总集均是按此方法编排，其中《全蜀艺文志》还因体例精良、内容浩博而受到了极高的推崇。但清代地域类诗文总集却较少采用分体编排的方式，有学者指出“以人系诗”是清代郡邑类诗歌总集“最基本，也是最普遍的一种编排方式。它采用以人系诗的办法，方便使大量诗歌有了归宿，而剩下的就只是如何安排各位作者的问题了”^[24]。正因如此，张邦伸的《汜南诗钞》兼采“以诗存人”和“以人存诗”的编纂原则，在选录的过程中既注重诗歌本身的文学性，亦兼重诗歌内容的史料价值，因此《汜南诗钞》所录诗歌多者达上百首，而少者仅一首，正如张邦伸在凡例中所言“总其无滥无遗”。对于所录诗人，张邦伸均撰有人物小传，注明诗人姓字爵里，并附有诗人生平、主要履历以及对其诗歌的评点，其在凡例中云：

选诗有传……盖论世知人，借此可观其概……其无事实可纪者，于表字科名之外概从其略。评语有采自前人者，必冠以名号……其出自管窥者，不过

意兴所触,间附数语以示宗仰,不复另注名号。^[25]

可见张邦伸在对所录诗歌的评点与批注中,十分推崇“知人论世”的方法论,对诗人的生平经历和主要事迹都非常重视,将其列入人物小传之中。其对诗歌的评点则广泛采撷前人已有成果,并标明其来源,偶有自己的体悟,则都是“意兴所触”,从其“间附数语以示宗仰”的叙述。上海图书馆所藏《全蜀诗汇》稿本亦采用了“以人系诗”的编纂体例,在诗人小传中注明姓字爵里,以及科第仕宦经历。从现存钞本收录的情况来看,并未发现张邦伸对所录诗人诗歌风格和内容的批点评点,但从清代其他著作所引《全蜀诗汇》刻本内容来看,张邦伸在刻本中应当有大量的评点与批注,如嘉庆《四川通志·经籍志》引《全蜀诗汇》云:

《全蜀诗汇》云:祖咏字又益,内江人,魏惟宪(按:此“惟宪”应为“惟度”之误)《百名家小引》:张子以诗鸣,侨寓东湖,大江南北名公卿争折节下之。余过昆陵,与研斋李太史衡,浣花才子指首屈焉。得家学于尊甫群玉先生,近始缔交河朔,出所为诗属余论定,见其以英雄之气,使儒雅之才,响中鸣球风生玉树,几几乎视黄金白雪,牛鬼蛇神辈皆奴隶之矣,其推奖如此。^{[19]5428}

张邦伸在评点诗人诗歌时并非一味地主观评判,而是积极征引当时诗坛的评价来进行阐释和补充。其评价张祖咏诗歌风格时,便引用魏宪《皇清百家诗选》中的人物小引来对其生平和诗歌艺术风格进行介绍。此外,张邦伸不仅着眼诗歌的艺术风格和内容主旨,亦注重“知人论世”,往往通过采撷诗人生平事迹,使读者对诗人成长经历与人物性格有深入的了解,如诗人何明礼小传云:

愚庐(按:何明礼字愚庐)豪放不羈,避俗客如寇,遇知己有过即面折之,以是多忤相欢,如余犹不免颈赤。丙戌与诸同年饮京师之石头街衢,出其纪行诗一册以示余。有年友略摘其疵即大恚,几施拳勇,因不欢而罢。其尚气如此,诗始学杜陵,既而仿大白为游仙击剑之学,常(按:应为“尝”字之误)有《调鼎图》一卷属余题,大率蓬莱仙岛不似人间也,余诗亦以太白曼倩况之,愚庐得诗大喜,每为人诵之。^{[19]5438}

在对何明礼的小传中,张邦伸生动记录了与其

交往的亲身经历,使读者对其豪宕的诗风有了更深的感触。从上述张邦伸在《全蜀诗汇》中所作的诗歌评点与人物小传可以看出,这与其《汜南诗钞·凡例》中所言相近,这也进一步印证了张邦伸在编纂《全蜀诗汇》时延续了《汜南诗钞》的体例。

(二)生人不录

“生人不录”是我国文学总集的编撰传统,在总集编撰史上有着悠久的历史。杨昌翰《新纂诗略续·序》中云:“昔昭明选楼生存不录,元结篋中同辈未登,唐宋以降,尽沿其例。体制偶破,訾议横生,盖待论定杜标榜也。”^[26]自梁萧统《昭明文选》采用“生人不录”的体例以杜标榜谄谀之嫌以来,历代文学总集大体沿袭不变。因此张邦伸在编选《汜南诗钞》之时,亦严格遵循“生人不录”的原则,只录乾隆三十七年(1772)以前已故的诗人诗作,对于汜南地区“先世遗老虽入本朝而科名已列前明者”^[25],张邦伸尽数删芟,概不登选,一方面是因为乾隆年间文字狱盛行,张邦伸不得不小心谨慎而为,另一方面张邦伸编纂《汜南诗钞》的宗旨是表彰清代文治,正如其在凡例中言“盖我国家文运光昌,原不借才于异代也”^[25]。

这一编纂原则也被运用到了《全蜀诗汇》的编纂过程中。在今日残存的稿本上有其子张怀洵所题跋,云“先君子辑有《全蜀诗汇》,自国初及乾隆己卯以前蜀先辈诗”^[18],乾隆己卯则是乾隆二十四年,而《全蜀诗汇》的成书是在乾隆四十二年秋,正是因为张邦伸在《全蜀诗汇》编纂中采用了“生人不录”的原则,故所录诗歌的下限,较该书编纂年代才提早了十八年。

(三)依科第时序编排

《汜南诗钞》中所录诗人以科第先后编次,若未有科第的,则依时代排序。在上述大的编排体例之下,张邦伸对部分诗人的排序有细微的调整,其在凡例中云“或登科而子先于父,弟先于兄者,仍以少长为序”^[25]。儿子比父亲、弟弟比哥哥先登科的现象,在古代科举中还是比较常见的,对于此类情况,张邦伸并没有将其按普通的科第先后排序,而是依照“父子兄弟”的长幼顺序进行编排,体现了其维护名教的良苦用心,也正如其在《汜南诗钞·序》中所云:

是编虽华实兼收,酸咸异味,而缘情绮丽,不失

乎风雅之宗。用以正人心而维世教,其旨则一也。^[25]

对于《汜南诗钞》所录诗人诸诗,张邦伸在编纂时各以类序,先乐府、次古体、次近体、次绝句,至联句、集古等体均附于后。对于其认为的佳篇佳句,“则旁加密圈”,以便读者省阅。此外他还苦心收集襄城当地闺秀、流寓、羽士、山僧等诗,并将其列在卷末,以光大襄城地方风雅。

虽然今天《全蜀诗汇》仅存残卷,凡例、序跋以及大部分内容都已不可参见,但从残卷收录诗歌的编排方式来看,跟《汜南诗钞》的编排方式相似。残卷收录的最早诗歌为明末清初费密之作,此后收录诗歌作者依次为顺治乙未(1655)科、丁酉(1657)科、戊戌(1658)科,至康熙戊戌(1718)科举人或进士,同《汜南诗钞》一样是按照诗人科第先后收录的。虽然现存的《全蜀诗汇》残卷中没有闺秀、方外等特殊诗人群

体的诗歌,但从《汜南诗钞》的编纂情况来看,《全蜀诗汇》十二卷全本中或有收录特殊诗人群体的专卷。从上述情况来看,《全蜀诗汇》的刻本与现存的稿本,在体例上差别并不大,主要的变动应在内容上,即张邦伸在《全蜀诗汇》的刻本中增加了大量的评点。

三、《全蜀诗汇》对巴蜀地方史志和诗歌总集的影响

《全蜀诗汇》作为四川全省的首部清诗总集,成书以后立即在川中快速传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加之张邦伸在对诗人诗歌评点时见解独到,故而被地方史志的编者所采用,如嘉庆年间纂修的《四川通志》《安岳县志》等四川各地的史志,便多处征引张邦伸《全蜀诗汇》的评点内容,各地史志的征引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全蜀诗汇》评点内容及史志征引情况表

评点对象	《全蜀诗汇》评点内容	出处
张祖咏	《全蜀诗汇》云:祖咏字又益,内江人,魏惟宪(按:此“惟宪”应为“惟度”之误)《百家小引》:张子以诗鸣,侨寓东湖,大江南北名公卿争折节下之。余过昆陵,与研斋李太史衡,浣花才子指首屈焉。得家学于尊甫群玉先生,近始缔交河朔,出所为诗属余论定,见其以英雄之气,使儒雅之才,响中鸣球,风生玉树,几几乎视黄金白雪,牛鬼蛇神辈皆奴隶之矣,其推奖如此	嘉庆《四川通志》
张象枢	《全蜀诗汇》云:象枢字四木,安岳人。康熙癸卯举人,四木为费仲若所赏识,然奇气独出,能于费氏外别树一帜者	同上
张象翀	《全蜀诗汇》云:四木为费仲若所赏识,然奇气独出,能于费氏外别树一帜者	道光《安岳县志》
张象翀	《全蜀诗汇》云:象翀字六飞,安岳人。康熙甲辰进士,官至胶州知州。六飞早孤,值忌日致尊如初丧,以孝闻,诗亦根抵至性,粹然不疵	嘉庆《四川通志》
杨岱	《全蜀诗汇》云:岱字东子,新繁人。康熙丙午举人,官上杭知县。魏惟度云:余读东子诗,气力雄健,知为词坛英俊,近童耕伯、蔡方山从维扬来,道东子年十九,其器宇深沉,似有道者。侍乃翁研连先生恂恂乎,孺子不特其诗之妙也,益叹余暗中摸索,能因其诗知其人焉	同上
杨昆	《全蜀诗汇》云:杨氏昆仲矫矫者,东子(按:杨岱)此外则葛山(按:杨昆),亦俨然成家	同上
先著	《全蜀诗汇》云:著求诗造句必新,遣词必雅,亦词坛中飞将也	同上
马士琪	《全蜀诗汇》云:韞雪(按:马士琪)高祖廷用官大宗伯,曾祖金官左布政使,祖晋明官太守,父云锦官江西南城令,文章德望声藉累世。韞雪从父读书,十四岁以诗名,适祥符张应垣上舍,为斗斋先生孙妇,先生盛称之。中岁孀居,辄自晦其笔墨,故见者绝少。初有《激泉集》七百余篇,为其姻党女窃去。越数载,嗣集成帙,又以病革自焚,由是残笺剩纸仅百存一二而已。诗鸿洞踔厉,龙盖诸家,绝无闺阁气	同上
易简	《全蜀诗汇》云:简字位中,号牛山。丰都人,康熙壬辰进士,官编修。位中淡于名利,解组归,闭门高卧,日诵读《汉书》,不慕荣势,有一邱一壑之风,诗亦工	同上
岳钟琪	《全蜀诗汇》云:公于军旅之间,辄寄啸于笔墨,边塞诸作,多慷慨悲歌之气,而退居林下寄情花鸟,又复神似放翁石湖诸君,所谓奇人,真无所不可	同上
蔡时田	《全蜀诗汇》云:时田字修莱,号雪南,崇宁人,乾隆壬戌进士,改庶吉士,官至御史。修莱天才超拔,诗文俱极沉博绝丽之观,以科场事发论死,人皆悲其事而惜其才	同上

续表 1

评点对象	《全蜀诗汇》评点内容	出处
李化楠	《全蜀诗汇》云：唐乐宇云：‘先生出入韩杜，瓣香独绍东坡，追慕三十余年，凡酒酣耳熟，必为&人谈苏长篇短句，暗诵不遗’，故有诗云“心印遥从玉局传”，又云“韩苏千古人只字”，有深意乃自道也	同上
李光绪	《全蜀诗汇》云：光绪字耿堂，成都人，诸生，诗宗法韦孟，绝去叮咛，是得唐贤三昧者	同上
	《蜀诗汇》：耿堂诗宗法韦孟，绝去叮咛，是得唐贤三昧者	同治《重修成都县志》
	《蜀诗汇》：耿堂诗宗法韦孟，绝去叮咛，是得唐贤三昧者	《国朝蜀诗略》
何明礼	《全蜀诗汇》云：愚庐（何明礼）豪放不羁，避俗客如寇，遇知己有过即面折之，以是多忤相欢，如余犹不免颈赤。丙戌与诸同年饮京师之石头街衢，出其纪行诗一册以示余有年友略摘其疵即大恚，几施拳勇，因不欢而罢。其尚气如此，诗始学杜陵，既而仿太白为游仙击剑之学，常（按：应为“尝”字之误）有《调鼎图》一卷属余题，大率蓬莱仙岛不似人间也，余诗亦以太白曼情况之，愚庐得诗大喜，每为人诵之	嘉庆《四川通志》
费锡琮	《全蜀诗汇》云：《白雀楼稿》（按：费锡琮的别集）才气略下滋衡（按：其兄费锡璜），而声调独绝，品格在皇甫曾上	民国《新繁县志》
	张邦伸云：《白雀楼稿》，才气略下滋衡，而声调独绝，品格在皇甫曾上	嘉庆《四川通志》
张清夜	《全蜀诗汇》云：道人先名尊本，长洲诸生，不得志，乃泝江入蜀览峨眉、青城诸胜，遂易羽士服，结茅于成都城南武侯祠之西，偏一琴一榻，悠然自得，年八十余乃卒，所著诗文甚多	《国朝全蜀诗钞》
傅作楫	张邦伸云：济庵（按：傅作楫字济庵）诗高健雄浑，李于鳞不足多也	《国朝蜀诗略》
	张邦伸云：雪堂（按：傅作楫号雪堂）诗如老将临戎，步伐森严，不事攻撼而气自夺人	嘉庆《四川通志》
高辰	高辰，字景衡，号白云。金堂人，乾隆辛未进士，由庶吉士历官礼部主事，擢江南凤阳府同知性好学博览，凡天文地理医卜，诸子百家，靡不究极精微。主讲锦江书院时造就人才甚众。己卯七月，有桐花风数十集于庭，树大如橄榄，五彩俱备，是科院中诸生中式者凡十余人，咸以为异兆云，见《全蜀诗汇》	嘉庆《华阳县志·流寓》

从表 1 所引用的文字可以看出，不仅四川地区的史志多次征引《全蜀诗汇》，四川后续的清诗总集如张沆的《国朝蜀诗略》、孙桐生的《国朝全蜀诗钞》亦有征引，而李调元的《蜀雅》无论是其内容还是体例均受到了《全蜀诗汇》的直接影响。张邦伸与李调元曾同在锦江书院求学，乾隆二十四年（1759）同年中举，彼此时常诗文唱和，交情匪浅，晚年又与李调元联姻，成为儿女亲家。据张邦伸《云谷年谱》记载：“（乾隆五十三年）九月乡试榜发，门人段钟孚中式。时直隶通永道罗江同年李雨村调元里居过访，与淮儿缔姻。”^[16]因此李调元对《全蜀诗汇》自然是十分熟悉，故而其《蜀雅》所收录的诗歌多本自《全蜀诗汇》，现将《全蜀诗汇》残卷与《蜀雅》所录诗歌对比如下

（如表 2 所示）。

表 2 中加粗部分是《蜀雅》中与《全蜀诗汇》重合的部分，将两者对比便不难看出，《全蜀诗汇》残卷所选录的诗歌，除极其个别的以外，均被李调元照录于《蜀雅》之中^⑥，并且《蜀雅》所录诗人以及诗歌的顺序，基本与《全蜀诗汇》的编次相同，只是对个别诗歌依照文体调整了先后次序，对于《全蜀诗汇》稿本中的一些讹误，李调元则更正了大部分，但仍有沿袭未改者。如《全蜀诗汇》所录何斌之诗曰：“平生孝友叹丁零，金石文章贯六经。岂有袁安偏卧雪，须知刘向善观星。乘龙浪吸千江动，雏凤毛分五色灵。蔚起一时称乐事，为君顿觉喜颜形。”^[18]此诗并无题目，李调元编纂《蜀雅》之时也并未补订，直接照抄录入，故

表2《全蜀诗汇》残卷与《蜀雅》所录诗歌对比表

作者	全蜀诗汇	蜀雅
吕潜	《秋水园即事》《邗江夏夜怀史赤豹萧寺》《吴园次罢守吴兴感赠》《江阴晤年友张四若志感》《夜登君山》《大水渡泗州》《登开元塔》《上谷感怀》《石亭寺楼与友人话旧》《奉寄李制府》《汴梁》《浮溪》《栈中》《客至》《沔县村居》《梦中作》《江晚》 ²	《上元日怀两弟》《送友人苍大师住水西》《秋水园即事》《邗江夏夜怀史赤豹萧寺》《吴园次罢守吴兴感赠》《江阴晤年友张四若志感》《夜登君山》《大水渡泗州》《登开元塔》《上谷感怀》《石亭寺楼与友人话旧》《奉寄李制府》《汴梁》《成都杂感》《客中逢梅溪侍御作画》《江望》《遣兴》
吕溥	《成都道中感怀》	《成都道中感怀》
李永周	《旅中秋月》	《旅中望月》
费密	《咏史》《访车口》《赣州》《仙霞岭》《冬菊》《听解二弹琴》《移家定军山下》《杜宇》《北岸山尽》《春猎曲》	《咏史》《访车口》《赣州》《仙霞岭》《冬菊》《听解二弹琴》《移家定军山下》《杜宇》《北岸山尽》《朝天峡》《山中》《别友》《赠客》《泾县杂诗》《浮溪》《栈中》《客》《沔县村居》《翟村》
熊天洋	《秋怀》	《秋怀》
冉存异	《登增龟峰》	《登增龟峰》
李奕拓	《生女》《淮上同吴西文步月》《人夔》(按“人”应作“入”)	《生女》《淮上同吴西文步月》《人夔》
陈暲雯	《舟行》	《舟行》
彭襄	《书屈陶合刻后》	《书屈陶合刻后》
李珪	《登奎楼》《送王孝先入秦暮》《丁未下第后同潘游击新吾话旧感赋》《三山杂感》《寄周嘉受》《九日同恕庵寓西登高》《题扇头桃花红》《题馆壁哀前宫人之俘者》	《古意》《天涯路》《东垣道中》《沙县杂诗》《闻官军收汉中成都》《登奎楼》《道王孝先入秦暮》《丁未下第后同潘游击新吾话旧感赋》《三山杂感》《寄周嘉受》《九日同恕庵寓西登高》《题桃花扇头》《题馆壁哀前宫人之俘者》
赵弼	《出栈》	《出栈》
李如泌	《乡梦》	《乡梦》
李蕃	《因为之咏》	《杜牧(木兰)有“梦里曾经画蛾眉”之句,时人以为佳句,余谓李陵军中有女子气则战不力,木兰有画蛾眉梦,乌能十二年乎?非木兰本色矣,因为之咏》
赵宏览	《楚王宫》《巴东县》《晚归》	《楚王宫》《巴东县》《晚归》
李仙根	《季秋王公武约游上方山》	《季秋王公武约游上方山》
张祖咏	《欲宿彭泽县不及》《送春二首》《途中遇雪》《天中客节蒲坂作》《楚江月夜》《客卫源偕魏惟度出郭访骊月上人和韵》《送施又黄还吴门》	《感遇二首》《读范增史传同刘子庵年伯作》《隔巷见》《欲宿彭泽县不及》《送春二首》《途中遇雪》《天中客蒲坂作》《楚江月夜》《客卫源偕魏惟度出郭访骊月上人和韵》
林明俊	《燕》	《燕》
张象枢	《展墓不得》	《展墓不得》
张象翀	《赠高汝止》《游瓦屋中天池》	《赠高汝止》《游瓦屋中天池》
张象华	《溪上》	《溪上》
向上达	《揽山访何季长、何赤木水竹居》	《揽山访何季长、何赤木水竹居》
冉德	《望采石矶》	《望采石矶》
杨岱	《巫山》《闰中》《白帝城即事》《真州留别友人入蜀》《登黄陵庙》《大慈寺》《山栈》《阁中送友人公车》《项羽祠》《栈中早秋》《栈道》《送孙默还黄山》《黄陵庙》《夔州杂诗》《晴川阁泛舟》《淮安渡河》《马嵬途中》《燕赵少年行》 ³ 《夜泊》《泊舟》	《巫山高赠友人》《巫山》《闰中》《白帝城即事》《真州留别友人入蜀》《登黄陵庙》《大慈寺》《山栈》《阁中送友人公车》《项羽祠》《栈中早秋》《栈道》《送孙默还黄山》《黄陵庙》《夔州杂诗》《晴川阁泛舟》《淮安渡河》《马嵬途中》《燕赵少年行》《夜泊》《泊舟》

续表 2

作者	全蜀诗汇	蜀雅
杨昆	《雨中看荷花》	《雨中看荷花》
杨岐	《雪》《蓬莱阁杂咏》《红桥舟泛》	《雪》《蓬莱阁杂咏》《红桥舟泛》
朱轸裔	《马》	《马》
刘荻	《题陈世长舫斋》	《题陈世长舫斋》
赵良耘	《宿洞庭》	《宿洞庭》
傅汝和	《欵乃曲》《集老友人中作》《山居》	《欵乃曲》《集老友人中作》《山居》
刘迪	《感怀》	《感怀》
张鹏翮	《旅夜书怀》	《旅夜书怀》
王庭诏	《寄家书》	《寄家书》
李牲	《送友人郭大从戎》《送友人还蜀》《章江门游滕王阁时已被焚》《孤燕》	《发澎湖》《送友人郭大从戎》《送友人还蜀》《章江门游滕王阁时已被焚》《孤燕》
罗廷璋	《山亭》《与客泛舟》	《山亭》《与客泛舟》
樊曙	《黄陵庙敕书二首》《秋色》	《黄陵庙敕书二首》《秋色》
	《观紫阳山飞来石用元人萨天锡韵》《小孤山》《秋爽台对月》《九江中遇雪》《望岳麓》《湖舫杂咏》《恭闻荆州大兵入蜀口号》《江行》《送存夜之贵阳次王佩翁韵》《登慈仁院昆庐阁远眺》《大梁怀古》《江上晚泊》《登岳阳楼》《村居杂兴》《寄季弟》《昔游》	《赴泾川和耦长雪不止兼寄高院怀》《讲武城渡漳水东望铜雀台》《杨花篇》《游泳道士淇园》《邺城行》《观紫阳山飞来石用元人萨天锡韵》《小孤山》《秋爽台对月》《九江中遇雪》《望岳麓》《湖舫杂咏》《恭闻荆州大兵入蜀口号》《江行》《送存夜之贵阳次王佩翁韵》《登慈仁院昆庐阁远眺》《大梁怀古》《江上晚泊》《登岳阳楼》《南楼》《村居杂兴》《寄季弟》《昔游》
樊泽达	《瞿塘峡口》	《瞿塘峡口》
樊泽迥	《登四望山》《午日秦淮竹枝词》《赠沈皇渥》	《登四望山》
	《荡平厄鲁特后余马发固节驿收养恭纪》《山寺晓钟》《别意》《述怀》《陈家峪》《西郊观猎夜归》《雁南飞》《辽都春兴》《秋云》《寄友》《永安宫》《筹边楼》《出塞》《赠歌者》《金陵杂感》《西陵怀古》《秋日有怀》《乙酉元日虎丘市得昭君出塞泥影》《将出关寄内》《白浪河沽酒》《秋柳》《对月》《闻砧》《感雁》《杏山》《雪中解衣赠友人》《望远曲》	《代女行》《九日登高不果》《有怀巫峡书屋》《丰台女》《弹筝曲》《将进酒》《孤啼青》《登澄海楼和同年汤西崖先生》《荡平厄鲁特后余马发固节驿收养恭纪》《山寺晓钟》《别意》《述怀》《陈家峪》《蓟门秋望》《夜发瀚海》《乌泥图得雨》《遇两云章江皋别业》《九日登高唐》《玉泉山观大阅》《西郊观猎夜归》《雁南飞》《辽都春兴》《秋云》《寄友》《永安宫》《筹边楼》《出塞》《乌塔河望舟吉喇部落》《塞上曲》《秋夜词》《问镜》《白云》《赠歌者》《金陵杂感》《西陵怀古》《秋日有怀》《乙酉元日虎丘市得昭君出塞泥影》《将出关寄内》《白浪河沽酒》《秋柳》《对月》《闻砧》《感雁》《杏山》《雪中解衣赠友人》《望远曲》
高人龙	《秋夜》	《秋夜》
陈书	《雨后》《黄河阻风》	《雨后》
何钺	《平生孝友》 ^④ 《普和看梅》	《平生孝友》《普和看梅》
董新策	《送费滋衡省墓新繁作此送之》《五丁关》《临潼早发》	《送费滋衡省墓新繁作此送之》《五丁关》《临潼早发》
	《九日登署后仰瞻楼有感》	《九日登署后仰瞻楼有感》
张晋生	《题美人扑蝶图》	《题美人扑蝶图》
高大申	《白门中秋》	《白门中秋》
周泗	《黄鹤楼》	《黄鹤楼》

续表2

作者	全蜀诗汇	蜀雅
龙为霖	《观海》《再乞养还乡》《归舟入峡》《汤阴谒岳武忠祠》 《出京日感赋兼寄邸中诸友》《海潮寺》《郊外即事》《王 江源由楚归蜀计程春杪当过湖南矣偶感成句》《村庄晚 景次张艺圃韵》《谒武侯祠》《梅花》《汤阴重吊岳忠武》 《归途杂诗》《题画竹》《寻梅》	《杂感》《村晓》《偶憩》《嘉州食墨鱼感赋》《题钱舜举秋荷荷 翠图》《橐驼行》《画鹰歌》《汇草辨疑歌为马文毅公赋》《木 如意歌》《雨后闻驱九头鸟》《送高守村之京师》《观海》《再 乞养还乡》《金川》《归舟入峡》《汤阴谒岳武忠祠》《出京日 感赋兼寄邸中诸友》《海潮寺》《郊外即事》《王江源由楚归 蜀计程春杪当过湖南矣偶感成句》《村庄晚景次张艺圃韵》 《谒武侯祠》《梅花》《汤阴重吊岳忠武》《归途杂诗》《题画 竹》《寻梅》
李钟峨	《巫峡》	《巫峡》
陶仁明	《同易半山和乔太守携酒过瞿塘书院作》	《同易半山和乔太守携酒过瞿塘书院作》
易简	《夏日杂感》《赋得蛾眉翠扫雨余天》《百花潭》	《夏日杂感》《赋得蛾眉翠扫雨余天》《百花潭》
毛振翎	《寓目》《水塘塞》《藏冢宰命余缮折赋此志概》 ^④ 《宿三十 家子番僧寺》《采菊》	《寓目》《水塘塞》《遂宁冢宰应召进云南鹤庆府，四路入乌 斯藏，冢宰命余缮折赋此志概》《宿三十家子番僧寺》
马天麟	《襄阳留别潘立斋》	《襄阳留别潘立斋》
胡瀛	《冕山道中》《春日过太平桥》	《冕山道中》《春日过太平桥》
严瑞龙	《秋雨》	《秋雨》

而《蜀雅》中此诗也无题目。此外，李调元《蜀雅》中对多位诗人的小传与评点也直接照抄张邦伸的《全蜀诗汇》，如对在张祖咏的点评中，张邦伸《全蜀诗汇》引魏宪评价时，误将其书写为“魏惟宪”，而《蜀雅》也照录不改。由此可以推断，李调元在编纂《蜀雅》时的蓝本之一正是张邦伸的《全蜀诗汇》。

此后四川清诗总集如张沆的《国朝蜀诗略》、孙桐生的《国朝蜀诗全抄》等均是在《全蜀诗汇》的基础之上，不断扩充丰富而成书的。如孙桐生的《国朝全蜀诗钞·凡例》中云：“乾隆三十五年以前之诗，均照李雨村先生《蜀雅》选辑。”^{①273}《国朝全蜀诗钞》乾隆三十五年之前的诗尽数照抄《蜀雅》，而《蜀雅》又是几乎尽数录入了《全蜀诗汇》所收之诗，由此可以看出《全蜀诗汇》在四川清诗总集编纂中所起到的引领作用。

只是由于《蜀雅》《国朝全蜀诗钞》等清诗总集后出转精，故而使得《全蜀诗汇》在晚清以后便逐渐亡佚了，今天只剩下一卷残卷。但张邦伸的《全蜀诗汇》作为第一部四川清诗总集，不仅在四川清诗文献的保存上有着重要的价值，更重要的是其编撰体例、

诗歌评点、文献价值等方面，均对后世四川清诗总集编撰有着重要的垂鉴作用与示范意义。除此之外，《全蜀诗汇》对清代及民国时期四川地区史志的编撰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为艺文志与经籍志提供了重要而丰富原始文献支撑。虽然《全蜀诗汇》今天已经绝大部分亡佚，但我们并不能忽视其在四川诗歌史上的贡献与作用，只有厘清《全蜀诗汇》的价值和意义，我们才能更加清晰地认识清代四川诗歌的发展脉络和历史进程。

注释：

①张邦伸《全蜀诗汇》成书于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比李调元《蜀雅》成书早4年，张邦伸之前虽有费经虞、费密父子所辑《蜀诗》，但其收录的主要为明代四川诗人诗歌，并非四川清诗总集。

②《全蜀诗汇》稿本将费密《棧中》《客至》《沔县村居》《梦中作》《江晚》等诗误为吕潜所作，且《客至》一诗《蜀雅》中题为《客》。

③《燕赵千年行》一诗《蜀雅》题作《燕赵少年行》。

④《平生孝友》一诗《全蜀诗汇》与《蜀雅》均无题，题目为笔者所加。

⑤《藏冢宰命余缮折赋此志概》一诗《蜀雅》中题为《遂宁冢

宰应召进云南鹤庆府,四路入乌斯藏,冢宰命余缮折赋此志概》。

⑥李调元《蜀雅》删汰《全蜀诗汇》残卷所录诗共5首,分别是樊泽迥《午日秦淮竹枝词》《赠沈皇渥》,陈书《黄河阻风》,毛振翎《采菊》,张祖咏《送施又黄还吴门》。

参考文献:

[1]夏勇.清代地域诗歌总集编纂流变述略[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4-10.

[2]朱则杰.关于清诗总集的分类[J].甘肃社会科学,2008(1):100-102.

[3]史哲文.论清代皖人宗族诗歌总集传统与文学世家建构[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6):71-80.

[4]史哲文.安徽清诗总集研究[D].苏州:苏州大学,2017.

[5]王文荣.清代苏南地方诗总集论略[J].江苏理工学院学报,2016(5):22-25.

[6]陈凯玲.论广东省清诗总集的基本类型与文化价值[J].惠州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44-47.

[7]陈凯玲.广东清诗总集综论——以存世13种省域总集为线索[J].学术研究,2014(5):139-144.

[8]陈凯玲.清代中叶广东诗歌总集的姊妹篇——《岭南群雅》与《岭南四家诗钞》[J].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30-33.

[9]陈凯玲.广东省清诗总集的开山之作——屈大均《广东文选》成书背景论略[G]//古籍研究:总第63卷.南京:凤凰出版社,2016:302-309.

[10]吴肇莉.云南诗歌总集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12.

[11]李美芳.贵州诗歌总集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13.

[12]李美芳.论明清贵州地方诗歌总集的外发、自生与共生现象[J].玉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19(3):75-81.

[13]李文泽,霞绍晖,邓秋良.山川毓秀文章荟萃——历代巴蜀作家文学总集编纂评述[J].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17(6):94-101.

[14]方静.张邦伸《锦里新编》初探[J].六盘水师范学院学

报,2019(4):67-71.

[15]张冬冬.论《汜南诗钞》的编刊及其影响[J].许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75-79.

[16]张邦伸.云谷年谱[M].刻本.隆昌:张怀洵,1804(清嘉庆九年).

[17]刘长庚,张怀洵.(嘉庆)汉州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第11册.成都:巴蜀书社,1992.

[18]张邦伸.全蜀诗汇[M].清稿本.

[19]常明,杨芳灿.(嘉庆)四川通志[M].成都:巴蜀书社,1984.

[20]中国古籍总目编纂委员会.中国古籍善本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2012.

[21]李调元.蜀雅[M].上海:商务印书馆,1960.

[22]张邦伸.锦里新编[M].成都:巴蜀书社,1984.

[23]谢惟杰,陈一津,黄烈.嘉庆金堂县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第4册.成都:巴蜀书社,1992.

[24]夏勇.清诗总集研究(通论)[D].杭州:浙江大学,2011.

[25]张邦伸.汜南诗钞[M].刻本.襄城:张邦伸,1774(清乾隆三十九年).

[26]杨昌翰.新繁诗略[M].刻本.成都:杨昌翰,1896(清光绪二十二年).

[27]孙桐生.国朝全蜀诗钞[M].成都:巴蜀书社,1985.

[28]濮瑗,周国颐.安岳县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第24册.成都:巴蜀书社,1992.

[29]李玉宣.同治重修成都县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第2册.成都:巴蜀书社,1992.

[30]张沆.国朝蜀诗略[M].刻本.成都:张沆,1859(清咸丰九年).

[31]吴玠,董淳,潘时彤.华阳县志[M].刻本.成都:吴玠、董淳,1816(嘉庆二十一年).

[32]侯俊德,吕菘云,刘复.民国新繁县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第12册.成都:巴蜀书社,1992.

[33]费经虞.明蜀诗[M].刻本.郫县:孙澍,1833(清道光十三年).